

父亲教我写作的方式

1949年前，父亲是一个长江上的拖轮船长，1949年后，父亲是一个驾驶。父亲爱船爱长江，他说船上的人都爱蹲在甲板上吃饭。

我们家小，只够放一张小桌子，人多凳子不够，有时父亲也蹲在地上，我也跟着他蹲在地上吃饭。

有一次父亲看我在堂屋里做作业，歪坐着。他让我坐正。那天作业太多，我坐了好久，叫痛。他让我蹲在小板凳上，背伸直，他说，这样不痛。

我照他的话做，真的，不痛。以后写长篇我也用这个姿势，蹲在椅上写，所有的力量在腿上面，背伸直，腰也直，不管多少时间过去，颈椎不会痛。

父亲与我

父亲其实是我的养父，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比亲生的还亲。父亲的老家是浙江天台，抗战时来到重庆。他患眼疾，夜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到我长大后他白天夜里都看不见了，他靠听收音机知道世事。他看穿我，说我面容用了各式表情伪装。他说，你有一天会离开我们。他说你有一天会写家里的故事。我当时听了，吓了一跳。他坚决反对我与男人较真，他说可以笑一下，笑一下，什么都会过去。

混沌世界里的清晰之路

父亲患夜盲症离开船回家，那时我刚一岁。他的眼病一年年加重。在他尚在白天依稀看见时，经常带小小的我去八号嘴嘴，一个对视朝天门的山坡顶上，坐在崖石边。他看江上的船，告诉我哪些船是多少吨水位，哪些船他曾开过。他说三峡的鱼比这段江里的鱼大而鲜美，是因为水质不同。他第一次跟我说到桃花水母，就是我俩坐在这儿看江。

是不是我从那时就开始想象，我可以在长江上搭一根木板？我爱父亲，他的脸总是严峻，透出一股江浙人的智慧，他的手那么巧，一个废物在他手下都有了用处，他弹棉花，做凳子和碗柜，他做的腌笃鲜奇美。他对家人对外人永远充满爱和理解，他待人宽容。父亲总催我上学：时间快到了，还有五分钟，你跑。他眼盲后，看世界更清，没有要过家人一次盛饭倒水和穿衣，父亲用声音和触觉，特殊的感应，认识他的世界，认识我，记得他对我说：你没有真正的敌人，你的敌人只有你自己。他一生没吃过一次药，这也是奇迹，他在1999年一个最清静的清晨无疾而终。每次回重庆，我看江时，总觉得父亲在身边。父亲对我来说，就是混沌世界里的一条清晰之路。当我读卡佛的小说，当他笔下的盲人教我们如何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感受大教堂的美时，我想到了父亲。

远走他乡

小时候，父亲说，人应该像江水一样，朝自己的目的地流去，遇到阻碍，不能直接过去，就绕过去，但是不能停下。这些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
古庙改成的小学，夜里有黑影出没，白日上课也能听到怪声。音乐教室有粗大的铁绳，悬在梁上，自动卷曲。小学离我家不远，那里发生什么，邻居们在晚上乘凉摆龙门阵时都一五一十地说得出。

上小学第一天，父亲送我去。我因为害怕，紧抓着父亲的手，他带我到小学转，看到一口井，他叮嘱我：“这口井里的水，以后千万别喝。”“别人喝，怎么办？”“你别喝就行。”“喝不得？”“就是，你喝了就会两脚生根，记住没有？”父亲不耐烦了，“你长得走得他乡，才有志气。”

我以后真的没喝那井水，不管天有多热，我都不喝。同学老师都喝。父亲要我远走他乡，就是把一种梦想，带给了我，也许是他心底的期待。

40岁以上的上海人，对滑稽艺术大师周柏春一定不陌生。我尊敬伊，更因为伊在台后的艺品、人品。曾经，好几次我在现场，听到周柏春先生讲，“姚慕双属马，我属狗，狗者犬也；我倔对待观众的厚爱，只能衔草结环，犬马相报”。

1998年，我在电视戏剧频道工作，负责拍摄一部介绍上海滑稽戏历史的专题片，一共20集。第一集邀请了周柏春先生和我共同主持。那时，经费比较紧张，拍摄场地也是经常更换。正好，公安局交警总队办公大楼刚刚落成，在交警总队领导的支持下，就借用交警总队的礼堂作拍摄场地。当接送伊（与姚慕双）走进交警总队大楼时，伊眯起伊特有的小眼睛，对我“咕”了一句，“老底子到‘警察局’唱堂会，阿拉吓煞的！”我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就自我调侃地说，“但愿周老师不要当作‘鸿门宴’”（我指的是因为我倔要求蛮高、稿酬很低）。那几天，姚、周两位大师任凭我倔“摆布”，

小辰光吃攒奶油，对上海人来讲，是不稀奇的，但小小年纪能晓得一点儿攒奶油是怎么回事，那应该比较少见的吧。

五六岁的时候，一天，爸爸带我出去，路过一家蛋糕店，我想吃攒奶油，爸爸说，这家店的不好吃。之后爸爸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，给我买了攒奶油，说：“这里的攒奶油好吃。”后来我问爸爸，怎么晓得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呢，爸爸说：“我都吃过呀。”有一天，大人们聊天，听他们说到“攒奶油”，我马上认真听起来，他们说的，我不太懂，但留意了他们反复说到的“真奶油”“假奶油”“蛋清”。有一天，爸爸又带我去吃攒奶油，吃着吃着，

攒奶油的见识

斐燕子

我说了句，“爸爸，这是真奶油，对吧？”爸爸惊奇地看着我，“依哪能晓得？”我说，“屋里向讲过的呀。”爸爸听了，笑起来，“囡囡真聪明。”其实，并不是我听懂了大人们的话，而是觉得，爸爸带我吃的攒奶油一定是真的，是最好的。

之后没几年，我就没有攒奶油吃了，因为家搬到了北方的小城。有一年，在当地的一家饭店吃了道菜“雪衣豆沙”。白白的星球，像云朵，又像雪团，夹起一个咬开，绵软的“外衣”包着豆沙馅，很好吃。我问爸爸，这外面白白的是什么，爸爸说是“蛋清”，



全民盛事（中国画）高正

一棵茶树，活了3200年，依然葱葱蓊郁，生气勃勃。什么时候去朝拜这棵大树，一直是我心中所想。一个喜欢茶几十年，走了十几年茶山，为茶写了几十万文字的江南读书人，不去近距离地领略一下它的风采，无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

从凤庆县城开车两个小时抵达目的地。那里已被打造得如同景区，新建的牌坊上书“锦秀茶尊”，拾级而上，可通观景台。遗憾的是，观景台与茶王树之间已筑起一堵墙，参观者不能近距离接触古树。即使如此，它高大恢宏的气势仍让我叹为观止。大片繁茂绿叶几乎遮蔽半个有点阴霾的天空，遥望其雄伟，我不禁想起清代袁枚的诗句：“繁枝高拂九霄霜，荫屋常生夏日凉。叶落每横千亩田，花开曾作六朝香。不逢大匠材难用，肯住深山寿更长。奇树有人问名字，为言南国老甘棠。”如果我冒昧把第四句中“花开”改作“芽绽”，末句“老甘棠”改作“茶树王”，用来形容眼前的大

把评弹节目、古代诗词中有关“静心自然凉”的意境的作品，互动播出。我想到请富有“书卷气”的滑稽大师周柏春先生客串主持，再为听众送上笑声，不就更绝了吗？

周柏春的“犬马”情怀

秦来

那是我给伊的打印稿，而是一页页用粗黑的记号笔歪歪斜斜抄写的播出稿。原来，周柏春先生由于长期糖尿病造成视力减退，几近失明。为了做好这次节目，伊让女儿把稿子一字一句读给伊听，自己像听写一样，一笔一画抄一遍。女儿看着不忍，要帮伊抄，伊不同意，说自己抄一遍，更容易记得牢。

还有，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，姚、周两位大师演出过很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

我一下子想起攒奶油，想起“真假”，还有“蛋清”。心想，透明的蛋清怎么会变得那么白，像奶油，

像雪球？问爸爸，他对我说，等你大些，教你怎么“变”。后来我学做沙拉，做蛋黄酱时剩下的蛋清，爸爸拿来给我示范了蛋清的“变”，就是用筷子搅啊搅，真的变白了，爸爸说，打成这样，就可以做雪衣豆沙了，要是加入奶油香精，吃起来就像攒奶油了，我这才明白，那时大人们说的假的攒奶油，就是蛋清做的。爸爸还告诉我，从牛奶里做出来的奶油，搅好了才是真的攒奶油。过了很多年，我又知道了，还有一种植物奶油，这种奶油对身体是有害的，但因为价格低廉，有的蛋糕店就使用植物奶油充当真奶油。懂了这些，即便看到攒奶油和奶油蛋糕，我也不大买了，生怕吃到假奶油。

后来到了多伦多，发现这里的奶制品应有尽有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有攒奶油吃了！于是，买了个电动打蛋器。不料，兴致很高地做，却遭遇翻车，奶油打发不成功。马上打电话问朋友，才知道自己买错奶油了，应该买脂肪含量不低于35%的淡奶油才能打发成功。朋友还告诉我，要把容器和打蛋器头放在冰箱里冷藏一段时间，用低温的器具打发，效果才好。我便照她说的去做，真的，很容易就打发好了。不开心极了，马上舀出一勺吃起来，儿时甜蜜的记忆一下子跳出来了……小时

锦秀茶尊

楼耀福

树就更贴切不过了。

围墙上文记录：“锦秀茶祖高10.06米，树冠南北11.5米，东西11.3米，其根径1.84米，茎围5.84米。”我在临临的《天下茶仓》杂志也看到过介绍：“20世纪80年代初，北京市农展馆馆长王广志教授采用同位素方法，推断香竹箐古树树龄为3200年以上。”之后，广州中山大学植物学博士叶创新、日本农学博士、茶叶专家大森正司，中国农科院茶研所林智博士都认为树龄在3200年以上。

我久久地瞻仰着它巍然而立的身姿，想象无限。3200年前，中华古国还处于商朝，云南最古老的哀牢国还没建立，这里是一片古

白露感怀

高 昌

飘然节序暮然更，暖暂萧疏寒暂轻。
槛外露从今夜白，囊中诗比古人清。
岁流星月一帆远，秋染蒹葭两鬓惊。
伧立风前喷怨绿，大松铿豁涌心声。



候曾经希望的“什么时候想吃，什么时候就有”的愿望，终于实现了，虽然这希望走过了近半个世纪。

不过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端着小瓷杯吃攒奶油就很满足的小姑娘了。学会了做攒奶油，又想起小时候吃的奶油草莓、奶油卷筒、奶油小方……

于是，逐一做起来，之后，开始玩更多的花样。做出了有一定难度的泡芙，把攒奶油挤进泡芙，吃到更浓香的奶油泡芙；做出了很花功夫的酥皮，把攒奶油抹在每一片酥皮上，吃到更有满足感的拿破仑……甚至，喝咖啡也把攒奶油拿来玩花样，半杯咖啡上放入小半杯攒奶油，再浇点巧克力酱，那味道，真是“好极了”。心想，哪家蛋糕店会如此“奢侈”地使用攒奶油做点心？绝对没有。这样一“思考”，心里便响起“欢乐颂”了！

学会了做攒奶油，我觉得自己基本实现甜品小自由了。即便不开烤箱，不费功夫，也会做出美味甜点，甚至是经典的。比如，澳门的一款与葡式蛋挞齐

名的葡式甜点“木糠杯”，家里只要有一包消化饼干，有点炼乳，就可以和攒奶油做出人称葡萄牙版的提拉米苏。所谓“木糠”，即打成碎末的消化饼干，形似木屑而名。做法极简单，先将饼干用擀面杖或料理机弄成碎末，再将淡奶油打发好，加入炼乳搅匀，就可以进行组合了。玻璃杯里，铺一层饼干屑，在上面挤一层攒奶油，再铺一层饼干屑，再挤一层攒奶油……多层叠加，层数由自己灵活决定，之后在面上根据自己喜好，加些糖浆、巧克力酱、巧克力碎……都行。一个简简单单其貌不扬

的木糠杯就做好了，它的味道，绝对会让你惊叹的。当然，还有更简单的，切一碟水果，盖上攒奶油，撒些坚果碎，就是营养又美味的甜点了。

现在，我家冰箱里，总有一盒淡奶油，那是必需品。没有时间，做不了复杂甜品的时候，我就做个攒奶油，舀到杯子里，像小时候一样，美美地一口一品尝。回味童年，享受当下，抑或向往未来？都有吧。

代濮人耕种的原始蛮荒之地。从商朝至今历经了多少朝代？大树见过多少次日出日落，多少个星辰满天和阴霾黑暗？金戈铁马，王朝更替，天灾人祸，山崩地裂，花开花谢，潮起潮落，无数英雄竟折腰，几多风流成尘土，起承转合，生生死死，来来去去，它历经多少，见证多少？面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压迫和被压迫，欺凌和被欺凌，挣扎和无奈，痛苦和贫困，它的一片绿色总是给人以希望……



在这棵大树面前，任何个人的短暂生命确实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。情不自禁地，我匍匐在地。这一刻，我像是听见地下它的根系仍在不断伸展的声音。伸向何方？澜沧江边？抑或更远？这棵大树的生命力依然旺盛。它还可以存活一千年、两千年，甚至更久。人生有涯，你也许见不到的普世美好，它能见到。

我在观景台徘徊，远望四周，成片茶树掩映下的锦秀村真像是锦绣一片，村民的住宅显示了他们的富裕，我想

这是这棵茶王树的庇佑。

离开茶王树，沿台阶往下走，路旁茶园竖有一块醒目目标牌：“‘茶尊’种质培育基地”。茶王树还在繁衍后代，它的子孙绵延不绝，春夏之交正是它们最热烈最旺盛的生长期。

有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婴儿沿台阶迎面走来。我不由一阵喜悦，前来拜谒茶王树的还有年轻人，他们青春，充满阳光。小伙子叫罗虎，90后，是凤庆当地人，在勐伯藏坝有自己的茶园和茶坊，怀抱的孩子才4个月。

两位年过七十的上海老作家和才4个月的婴儿这一天同在瞻仰茶尊的路上，是一种缘分，更有着某种深层的意味。

我的心啊在戏曲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学艺先学德 责编：杨晓晖